

上海的变化太大了，也太快了，太多有价值的东西一瞬间就消失了，有必要让大家来了解上海的过去，尤其是我们下一代的孩子们。



老电表一圈一圈地转出

【文/蔡娴 图/常鑫】

留着长发和胡须的个性大叔马继秋是个道具师，平日里热衷于收集和改造老物件，格外喜欢老上海风格的家用电器、日常用品和舶来品等。在他的工作室里，摆满了他四处淘来的老物件，比如旧木箱、老式广告海报、工业缝纫机，甚至还有酷似工艺品的儿童围嘴。在这个有如百宝箱般的工作室里，各式各样的宝贝松松散散地摆放在各个角落，却有一整面墙的电表整齐地陈列着。这就是马继秋近两年来最热衷的爱好——“淘表”。

淘旧物淘出个“电表富翁”

见过淘手表的人不少，却第一次碰到淘电表的。不走寻常路的马继秋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才开发了这项新的爱好。

收集各种带有岁月与生活痕迹的老物件是马继秋的日常，也正因为喜欢收集，他才慢慢让兴趣变成职业，成了道具师。“收的东西多了，慢慢就有导演和制片人通过各种途径找到我，希望我能帮他们提供道具，这样才开始做起了这一行。”也因为职业的关系，他“淘宝”的频率越来越高，范围越扩越大，一个礼拜不出门寻宝就会手痒。既然是老物件收藏达人，马继秋其实在很早之前就见过一些老电表，但碍于之前见到的都是一些又脏又锈，品相不好的废旧仪表，并没有引起他多大的兴趣。直到一年前，他看到一块有着透明玻璃外壳的电表，方觉眼前一亮，不仅外形非常漂亮，内部构造也因为玻璃的关系看得一清二楚，浓浓的机械感和工业风让马继秋立马决定收走。

拿回去研究之后，马继秋才发现是一块上个世纪初期加拿大制造的电表，这突然让他觉得电表是一种非常有历史感的物件，这才开始关注老电表，“后来我看到一个收一个，就越收越多。有些电表拿回来时外表斑驳，需要自己清洗后才看得清上面的铭牌，慢慢发现原来老上海用的都是来自各个国家生产的电表，它们的品牌、型号各不相同。”马继秋还会比对电表信息来翻阅一些历史资料，他才得知上海在1882年就有了中国第一家发电厂，是国内最早用电的地方。“但我们的国家当时没有能力制造电表，在（上世纪）50年代才开始仿造国外的电表，因此，在清末时期，电表都是从国外进口而来的。”得益于这些电表上有标识身份信息的铭牌，马继秋才



搞清楚了手头上的电表产地、品牌、型号等等。至今，他已经收集了几百块电表，来自英国、美国、德国、法国、加拿大、日本、瑞士、捷克、斯洛伐克等12个国家，20多个品牌。

电表也是历史的记录仪

淘电表对于马继秋来说，最大的乐趣不是收多少块表，而是能通过电表挖掘新的乐趣。虽然这些电表年代久远，但若是淘到品相完整的电表，铭牌清晰，马继秋就能从中了解到很多电表的背景故事。马继秋拿着一块铭牌上写着“禅臣洋行(Siemssen & Co)”的电表举例说明，他通过查阅资料得知，这是一家1856年的老牌德国贸易商行。除此之外，铭牌上面还清晰地标注了该商行的主营范围：军械、五金、电器、颜料、药品等等。马继秋还会根据上述内容进一步研究，又得知了该洋行来沪在江西路设立过分行，并于1868年购得外滩28号，“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建造了其在上海的第二幢楼房，一战后被英资怡泰公司收购，随即改建为7层大楼格林邮船大楼，1922年落成。二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，德资商行全面退出了在华业务，大楼现为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使用。”这些前世今生，马继秋从一块电表的铭牌上就能读得出来，让他觉得非常有趣。

当然，老电表淘到品相好的是幸运，淘到外表斑驳的才是常态，“因为使用的情况不一样，我收集到的电表中，有很多其实都非常破旧，比如一些被挂在弄堂口的电表，经常被风吹雨淋，品相状态就会比较差；一些被挂在厨房，上面就布满了油渍，即便外部被我清洗干净，内部的油渍仍然无法去除。这些电表很多都是使用了上百年的，能保存下来就已经非常好了，所以有不少我到现在都不清楚是什么品牌，哪国制造的。”在马继秋的收藏中，最早的一块电表是1890年，就因为没有铭牌，所以背景资料仍是待查的状态。这些不清楚来历的电表，马继秋就只能等待收到下一块同型号且品相较好的电表时再做判断，“或者通过网上去查阅资料，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收获，比如最早的这块1890年的电表，我就是从网上看到在沈阳电力博物馆里有一部分的电表展示，其中就有这样一块电表，所以，我才能判断出它的年代，但其他信息仍然未知。”